

> 闲话

青云街四号

□ 温星

昆明翠湖畔的青云街四号,是一家牙科诊所,名字就不说了,挺俗的。不妨就叫它青云街四号。青云街四号名气很大,因为它有一位传奇的主人,江湖上皆尊其为“王医生”。

王医生雅号多。有谓“江湖一盏灯”,因为半夜三更路过的人,总能看到里面有暧昧的灯影和绰绰人影,不知道在干吗,可以肯定绝非是在做牙科手术;有谓“第二文联”,因为常有各种作家艺术家文化人不请自来,或是捧着腮帮子蹒跚而来,谁呢?可不得了,仲呈祥、刘心武等泰斗都来过;有谓“民国名媛”,因为她最爱一袭旗袍,除了白大褂,就是旗袍裹身,韵味十足;有谓“最具人文情怀的医生”,因为当她坐镇于诊所之中,九成九时间在胡吹海侃文化与文学、天文与地理,还有各种惊世骇俗的爱情。

王医生办过两场“约会”,特别不务正业,一曰“春天的约会”,一曰“秋天的约会”,间隔四年,皆在莲花池庭院剧场。三百年前,绝代美人陈圆圆即栖居于莲花池,一缕芳魂,萦绕至今。剧场主人邵氏,乃江南巨族闺秀,负文化使命而入滇,其婉约典雅,更甚于王医生。陈、邵、王三者,虽时代迥异,命运殊途,其风雅风流则可异曲

同工也。

两番“约会”之盛,名流云集,群贤毕至:御笔文胆、铁嘴教授、出版耆宿、国学名家、央视名导、古筝皇后……甚至,还有无法亲临之京中大佬发来贺电。诸君或朝或野,身份各异,却几乎都是文化刻进骨头之儒者雅士,更无一例外全系王医生之患者。“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他们都曾八方求医,痛不欲生,最终,他们都走进了青云街四号,龇牙咧嘴地来,轻轻松松地去,从此牙好胃口好,吃嘛嘛香。

医术方面太专业,不敢妄言,我单说说王医生的行医特点。你怀疑人生,她为你沏上一壶好茶,先喝茶先喝茶;你痛不欲生,她拽着你谈文学和人生,别着急别着急;你哭丧着脸说你真的要死了,这个时候至少已经过去一小时,她方翘起兰花指,威严发出指令:好了,来!于是你恍恍惚惚上了手术台。还没回过神来,便又听到温柔笃定的一句:好了,下来!你简直莫名其妙:开始了吗?接着便传来让人充满遐想的那句:已经结束了。

然后,仅仅严肃了不到几分钟的王医生又嫣然一笑:稍微等会儿就没事了,咱们接着喝茶,接着聊人生。

王医生的诊疗风格如此令人印象

深刻,恍若知己,宛如红颜,如沐春风,她对自己的做派则透着一股狠劲儿。一次,她沏茶时玻璃壶炸裂,碎片飞溅于大腿之上,一道口子鲜血长流。但见她镇定自若,以酒精略为消毒,稍做了些止血处理,也不打麻醉,拿起牙科手术的针线就自己缝了起来,嘴里不喊不叫,三下五除二,仅几分钟,再看那道口子,已变成一截规则的“拉链”,又像绣花的针脚,又像透着殷红的蝴蝶结。

如此特异的王医生,犹如一株奇葩,赢得了几乎所有患者高度认同。比如曾获鲁迅文学奖的诗人海男,嘴巴里装着王医生的假牙的海男,作为王医生的亲爱的闺蜜的海男,甚至专门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来讲述王医生及青云街四号奇葩的如梦如幻的故事,就叫《青云街四号》。

时光如梭,转眼又是四年,王医生又想起了她如奥运会般四年一届的“约会”。我说,当然要继续举办,大约在冬季吧,只办四届,春夏秋冬,圆满收官,然后,我们就让它绝响,成为传说,成为传奇。

见王医生有所犹豫,我接着说:你就应该成为一个研究的样本,成为我们解剖的对象。来吧,请上手术台!

> 书评

边城女性咏叹调

——简评长篇小说《沧城》

□ 和振华

近日,阿措的长篇小说《沧城》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读后感到这部作品打开了一扇深入探索边地女性命运的大门。

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沧城》的故事发生在横断山脉的山城。那个寒冷的冬天,仙婆子的离世,将沧城的隐秘往事一一剥开。众人传言她死于毒杀,这一悬念,牵引着读者探寻真相。随着情节推进,知晓仙婆子邱水仙悲惨而传奇的过往:幼时被土匪劫掠至打鹰山,亲人离世后沦为伥子,直至解放军到来才重获新生。此后,她在沧城以卖草药、做生意、算命为生,与斋姑娘、女赶马、劳改犯书生等人上演了一场场爱恨交织的情感大戏。最终,谜底揭晓,她竟是认命吃草乌自尽。

《沧城》在人物塑造方面堪称边地写作成功之作。阿措刻画的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立体:仙婆子的野性不羁、斋姑娘的文静内敛、女赶马的泼辣炽热,还有文弱书生陈敬先,他的落魄、懦弱、胆怯。

情节编排上,《沧城》如同精心编排的交响乐,开篇便巧妙平衡悬念与转折,精准把控节奏,每一处细节都似精心埋下的伏笔,在合适的时机绽放光芒,使故事逻辑严密、环环相扣。

环境建构中,沧城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是一个鲜活的存在。它的物理空间——观音箐、打鹰山、茶马古道,宛如一幅幅精美的水墨画卷,展现在读

者眼前。而其社会系统,独特的文化规则、历史记忆,又似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着城中的每一个人。

除了环境的立体建构,《沧城》的主题表达亦如多棱镜,折射出丰富的内涵。显性主题下,旧社会的兵荒马乱如同一幅斑驳的历史画卷,真实地呈现于眼前;隐性主题中,对斋姑娘等女性所处成人社会的批判,又如一把锐利的手术刀,剖析着社会的痼疾。

冲突设置是《沧城》的点睛之笔。人际冲突:聚焦人物间的直接矛盾,如“邱水仙与金凤为情而争,展现人际情感纠葛”;环境冲突:强调人物与时代的对抗,如“人物在动荡时代中与命运抗争,凸显环境对个体的压迫”;自我冲突:深入人物内心矛盾,如“文弱书生陈敬先的懦弱与挣扎,揭示自我认知的撕裂”。

在叙事风格上,她以个性化、情感化的笔触,深入女性内心世界,将仙婆子等女性的情感波澜、心理变化,描绘得细腻而深刻,使作品充满了真实感与亲和力,引发读者共鸣。

书中内容充盈着故土风物,弥漫着乡土情结。她用第一人称手法,叙述“我”所知道和听说的故乡沧城的奇闻轶事。从地形地貌到方言俚语的描写,无不体现出作者对故乡的稔熟,这种情感投射让小说充满了生命力。

《沧城》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如同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了被时代阴影笼

罩的女性世界。阿措以敏锐的洞察力,细腻地描绘出女性在困境中的坚韧与挣扎,展现出她们在逆境中自我救赎的光辉,传递出对生命的尊重与对生活的热爱。同时,她对性别与权力关系的探讨,如一声惊雷,引发人们对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思。

《沧城》通过对历史的反省,深刻探讨了社会、历史与人性,记录了边地的时代变迁,通过人物命运与情节发展的构述,实现了对人生和社会的反思。特别是历史钩沉往事中打捞出的人物命运、悲欢离合、跌宕起伏,揭示生命的真谛。

在表现手法上,阿措将现实主义的真实、浪漫主义的唯美、魔幻主义的奇幻融为一体,进行着实验性、自传体性、先锋性的勇敢探索,为边地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通读全书,感到爱情是动乱时期的最后一根稻草——除了感怀于仙婆子的痴情,跨越半个世纪的等待外,更感伤情感的撕裂,以及不能承受生命之轻,这是边城女性的生命咏叹调。

《沧城》也有不足,除取材、技巧、风格上还有提升空间外,小说体现的有些前卫观点需要商榷;又如主题思想和主旋律的深化,尽管作品展现了女性的坚韧,但对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深层刻画不足,离充分提炼出超越时代的女性价值内核还有一些差距。

> 诗苑

空巢(外二首)

□ 王焱

铁轨锈蚀的黄昏
歪脖子树将枝丫伸进暮色
众鸟敛翅如僧
端坐枝头一动不动
有的装树叶,有的扮果实
成为静物

鸟儿的体内装满自由
绿皮火车牵曳最后的汽笛声远遁
再没有谁把天空的秘密带回
落雪村
墓碑上的姓氏埋入荒草
天空的伤口雪后结痂
离开和返回
都只是单程票
树孩子用昨天汇兑今天
我们,谁也回不到巢穴

欢喜

冬日的咖啡屋
艾灵顿公爵的舞曲里
坐着很多自渡客
短裙、棕黄色卷发的女子
悄悄拭去眼泪
没有抽泣
悲伤无声地被吞没
昏黄,暖暖的灯光混杂
咖啡的苦涩

落地窗外蹒跚学步的小男孩
张开双臂,在细雨中
品咂的嘴
那是欢呼雀跃的声音
我听不见。如此遥远
他的父亲在身后
默默为他戴上帽子

马戏嘉年华

柔术。练习无骨
像犬一样趴伏,顶起臀部
供一人立于其上
人上叠人
两层尚不能赢得台下
夕阳红旅行团的掌声
辅之以口技,转碟、顶碗
或有一二惊叹
像蝗虫一样蜷缩
头部、腰部、腿部一折再折
直到从木桶钻出
才听到众人唏嘘,鼓掌
母亲抓拍的镜头里有
一个没有四肢的花瓶姑娘
“多好的孩子啊
要不我们不看了”
走出马戏团大棚时
众人还在为蒙眼扔出的飞刀
欢呼叫好
母亲紧握我的手
仿佛一松手
我就会变成下一个
没有四肢的花瓶姑娘